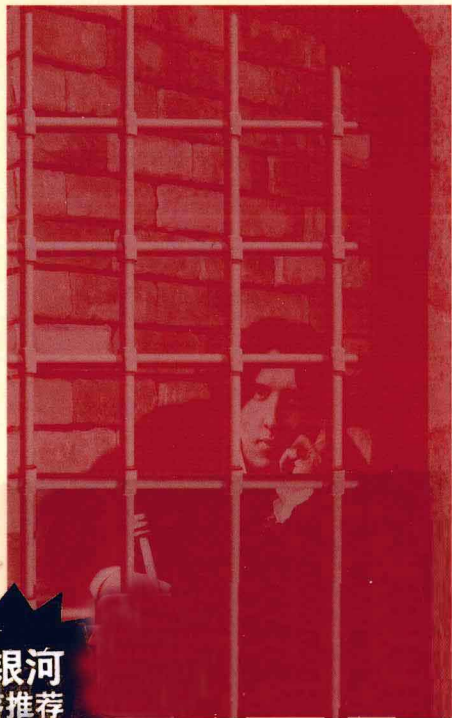


世界情爱文学经典



De Profundis 狱中记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 著 高修娟 / 译



李银河
作序推荐

每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
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人不能永远把毒蛇养在胸前，也不能夜夜起身去培植园里的荆棘。
享乐给身体带来愉悦，而伤痛给灵魂带来滋养。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世界情爱文学经典

De Profundis 狱中记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 著 高修娟 /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狱中记 / (爱尔兰) 王尔德 (Wilde, O.) 著; 高修娟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2-05340-6

I. ①狱… II. ①王… ②高… III. ①王尔德, O. (1856 ~ 1900) — 书信集 IV. ①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696 号

书名: 狱中记

作者: (爱尔兰) 王尔德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王水 责任编辑: 王水 刘祥英
责任印制: 刘银 营销推广: 杨霄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字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340-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李银河序

对同性恋者多一些理解

这本书是伟大的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在因同性恋入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信件。由于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其文字即使是寻常家信，也显得熠熠生辉，痛苦辛酸之情力透纸背。尤其是眼看这样一朵人类文学史上的奇葩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备受摧残，更是令人心中戚戚，为他的悲惨遭遇扼腕叹息，也为当时的英国社会竟然能够这样来对待这位天才作家感到痛心疾首。

同性恋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西方历史上，受到过极其残酷的待遇。据说，对同性恋的仇视是从希伯来教义传播到伊斯兰教义，最后传播到基督教教义中的。这些宗教一度把“异教徒”与“异端”当做“鸡奸罪”的同义语。基督教之所以反对同性恋，原因之一是由于它不能生殖后代。基督教因此认为它是对既存价值观念的威胁，会损害婚姻和家庭的繁衍功能。

在英国法律中，同性恋虽然并未被视为刑事犯罪，但是却一直被当作一种“违反人的天性的罪行”。“鸡奸法”主要是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在有关同性恋的各项法律中，最重要的是英王亨利八世的法律，因为后世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大多援引这项法律。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制定了对鸡奸罪判处死刑的法律；1553年，其女玛丽亚保留了这一法律；

1562年，女王伊丽莎白仍旧沿用了鸡奸罪判死刑的法律；1828年，英国通过了一项针对同性恋者的新法令，它重申以下原则：“每个被控犯有这种令人厌恶的鸡奸罪的人，无论其与人或任何动物犯有这种罪行，都将作为重犯而处以极刑。”19世纪下半叶，尽管同性恋仍被视为犯罪、不道德和不体面的事情，但男妓充斥伦敦，英国上流社会的男子寄宿学校中也盛行同性恋。英国对同性恋的法律与其他各国相比一直是最为严厉的。直到1861年，英国法律还规定对同性恋者须判死刑，可以强制执行。在1861年以后，死刑改为监禁，从10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据说，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得宽容了，而是因为从1826年到1861年之间，英国国会陆续将须判死刑的罪名从200种减至只剩下4种。在量刑普遍放宽的形势下，同性恋才从死罪变成了轻罪。在王尔德生活的时代，他之所以能够因为同性恋被捕入狱，正是英国当时这种严厉的法律造成的。

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严厉态度直到19世纪才开始改变，同性恋者终于被承认为一群有特殊性倾向的人，而不是单个的罪人或病人。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是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兴起。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同性恋法律地位变迁过程中的最重要事件当推英国的“沃芬顿报告”。1954年，约翰·沃芬顿公爵及一个著名的委员会开始检查有关同性恋的英国法律。沃芬顿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去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来说，不关法律的事。这么说不是要宽恕或者鼓励私下的不道德。相反，强调道德或不道德的判定纯属私下的及个人的性质，是为了强调个人与私下的责任。可以期望一个成熟的人会在没有法律惩罚的威胁下，自觉地承担起责任。”

沃芬顿报告以其将法律领域与道德领域划分开来的思想，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划时代的影响。

按照这一思想，英国 1956 年颁布的《性犯罪法》规定，凡不在公共场所双方同意而且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肛交，不算犯罪。1967 年，英国法律终于使彼此同意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合法化。这一法律规定：年满 21 岁，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算犯罪。但仍然限定，参与者在二人以上或在公共场合的同性恋行为应视为犯罪。至此，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同性恋法律地位的改变表现在，只要不违反以下三项原则，同性性行为即可不由法律追究，这三项原则是：（1）不涉及未成年者；（2）不在公共场所进行；（3）双方自愿。换言之，法律已不再追究发生在两个成年者之间的自愿的、私下进行的同性性行为。如果王尔德生活在当代英国，他不会遭遇到那么可怕的惩罚和摧残，人类也不会为曾经如此苛待过他们最杰出的儿子而追悔莫及。

阅读王尔德狱中血泪斑斑的书信时，让我们铭记人类历史上迫害同性恋的这一痛苦教训，对同性恋者多一些理解和支持，为同性恋的权利运动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投一张赞成票。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诸神无从捉摸，他们不仅用我们的罪恶来制造刑具惩罚我们，也利用我们内心的美好、善良、仁慈和爱来毁灭我们。

雷丁监狱

亲爱的波西：

在漫长无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亲自写信给你，不仅为了你，也为了我；我实在不愿意想到，在我长达两年的监狱生活里，除了使我痛苦的流言飞语之外，却得不到你的只言片语。

我们之间不幸的、最最可悲的友谊，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宣告结束了。然而，曾经的亲密友情还常常伴随我左右。一想到那些曾经占据我整个心灵的欢乐就要被不幸、厌恶和轻视所占据，我的内心就痛苦不已。我想，就你自己来说，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当我在监狱里孤独无依的时候，给我写一封信，总比不经我的允许就公开我的信件或者给我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诗歌更好一些。尽管这样，无论你是选择悲伤的、激烈的言辞来为自己辩护，或者以深深的愧疚抑或决然的冷漠来回应，世人都将一无所知。

毫无疑问，我在这封信里写下的、关于你的还有我的生活，关于过去、关于未来，关于那些已经变得苦涩的甜蜜以及可能变得甜蜜的苦涩，都将会深深地刺痛你那颗虚荣的心。如果我不幸言中，请你务必多读读这封信，直到它完全消除你的虚荣心。如果你在的信中发现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那么也请记住：你应该庆幸这个世上竟还真有一些过失能够使人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如果这封信中哪怕有一小段话能够让泪水充满你的双眼，使你痛哭流涕，就像我们在监狱里一样，

日日夜夜都浸泡在泪水中，那么，这就是你能够得到救赎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你非但没有任何眼泪，反而跑去你母亲那里发牢骚，就像上次我在给罗比^①的信中指责了你的时候一样，让她哄你疼你，以致你重又变回轻薄自负的状态，那你就无药可救了。一旦你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跟着就会有千百个借口，你就仍然是以前那个自私傲慢的人，没有丝毫改变。你还那样为自己辩解吗？就像你回答罗比时说的那样：是我给你“灌输了荒唐的生活动机”？哈！你根本没有生活动机可言，你所拥有的仅仅是贪欲而已。动机是一种理智的生活目标，但是你没有。你说我们的友谊开始的时候你还“太年轻”？实际上，你的问题不是对生活了解得太少，而是了解得太多了。你早已将少男身上那种晨曦般清新、鲜花般精致、阳光般纯洁的光芒，以及由懵懂和希望带来的欢乐远远抛在身后了，你过早地挥霍了浪漫的青春时光，陷入了现实的泥沼。臭水沟般光怪陆离的贪欲早早抓住了你的心，这就是你找上麻烦向我求助的原因，而我却愚蠢地失去了理智，凭着怜悯和慈悲的心肠给你大量的金钱供你挥霍。你一定得好好读读这封信，尽管这里面的每一个词语都会像外科医生的刀子一样刺进你娇嫩的皮肤，使你流血痛哭。要知道，诸神眼中的傻子和世人眼中的傻子是不一样的。一个不知道艺术演进的形式和思想进步的状态，不懂得欣赏拉丁诗歌的壮美和元音化希腊语的音乐感，不懂得欣赏托斯卡纳雕像和伊丽莎白歌曲的人，仍然可以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而真正的傻子，那些被诸神鄙弃的人，是那些看不清自己的人。我自己当了这样的傻子已经很久了，而你也当了这样的傻子太久了。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傻子了

① 即罗伯特·罗斯，1886年与王尔德结识，是王尔德的第一个同性伴侣，也是王尔德一生的挚友。

吧！不用害怕改变，最大的邪恶是浅薄。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就好了。无论信中的哪句话使你觉得痛苦，你都要知道，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只会比你更痛苦。对于你来说，老天已经够慈悲了，它让你看到生活中奇异、悲惨的一面，却不要你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从水晶球中看到了阴影一样；你得以在镜子中一睹美杜莎的真貌，而不需要冒着被变成石头的危险^①。如今，你依然自由地漫步在花丛中，而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欢愉都被无情地剥夺了。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我这个名誉扫地、被世人抛弃的罪人，穿着囚服，坐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正在谴责自己；在每个不安失眠的黑夜，在每个单调漫长的白天，我都在深深地、深深地谴责自己。我谴责自己不该开始这一段荒唐的友谊，不该让这种既不是为了创造美也不是为了欣赏美的关系完全支配我的生活。从一开始，我们就格格不入：你从中学时就开始胡闹，比在大学里更过分。你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其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人特质的强烈程度，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思想上的默契和理智上的平静和安宁。你崇拜我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因为你喜欢首演之夜带来的成功的辉煌，以及接下来的奢靡晚宴。你自然而然地为作为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是你不会了解这些艺术作品需要什么样的创作环境。当我提醒你说，在我们相处的全部时间里，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丝毫没有任何夸张，而确实是这样。不论是在托基、戈灵、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你身边，我就才思枯竭，完全没有创造力。很遗憾地说，除了少数几次，那一段时间，你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①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蛇发三女怪之一，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比如说，有一次（这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记得是在1893年9月，为了不受干扰，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那时我曾答应给约翰·霍尔写一个剧本，但是我没有按时完成，当时他正在催我完稿。最开始的一星期，你没有来。我们因为你翻译的《莎乐美》^①的艺术价值发生了一些争执，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你却因此给我写了一些愚蠢的信，还因此洋洋得意。就在那一个星期里，我完成了后来上演的《理想丈夫》的第一幕。第二个星期，你来了，我的创作就只能搁置了。每天上午十点半我都会去圣詹姆斯旅馆，为的就是能有机会进行思考和写作，避开家庭琐事的打扰，就像你不在的时候一样。但是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因为每到十二点，你就来了，呆在我的房间里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厅或者伯克利餐厅吃午餐。午餐加甜酒，一吃就吃到下午三点半。之后你去怀特俱乐部^②呆一个小时。下午茶时间你又来了，一直呆到晚餐时间。于是我们一起去萨瓦或泰特街吃饭，直到午夜我们才分开，而这成了一个惯例，好像威利斯餐厅^③的晚宴不到第二天黎明就不能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的生活，除了你出国的那四天，每一天都是如此。当然，随后我还得去加莱把你接回来。像我这样的性格，真是既荒诞又可悲。

你现在总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吧？你总该知道：你缺乏独处的能力，你的天性如此迫切地要求得到别人的关心和陪伴；你缺乏集中精力思考的能力——不幸的偶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你以后不再是这

① 《莎乐美》(Salomé)，王尔德于1893年用法文创作的剧本。波西将其翻译成英文。

② 怀特俱乐部(White's)，当时伦敦一个豪华的男子俱乐部。

③ 威利斯餐厅(Willis's Rooms)，因举办贵族舞会而闻名。

样了，然而你确实还没有在智识方面养成“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你永远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优雅地把玩思想的人，你所能做的，仅仅是粗暴地发表个人的见解。再加上你的全部兴趣是在于生活而不是艺术，所有这一切，都阻碍了你在文化修养上的提高，也毁掉了我作为艺术家而进行的创作。因此，当我把我们的友谊拿来与我和那些比你还年轻的人约翰·盖瑞和皮埃尔·路易斯之间的友谊相比的时候，我感到羞愧。我真正的生活以及更为高尚的生活，都是和他们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得以实现的。

我现在先不说我们的友谊带来的可怕后果，我只想谈谈当我们交往的时候，这种友谊的性质是什么：对于我来说，与你的交往是我思想的堕落！也许你的身上有种艺术家的朦胧气质，但是我却看不到，因为也许我们的相遇如果不是太晚就是太早了。每当你一离开，我就立即恢复正常。有一次，也就是我一再提起的那年的12月初，我成功地劝说你的母亲将你送出英国，之后我才有机会重新把我那张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重新编织起来，重新把握自己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不仅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不同类型的戏剧：《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但是，突然间，你又回来了，在我既没有邀请又不欢迎你来的时刻，在那个对于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你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里。这两部戏剧余下的部分非常不完美，但是我已无力弥补，一旦那种创作激情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今，你也出版了一卷诗集，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不管你能不能理解这一点，这都是发生在我们的友谊当中最可怕的事实：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完全毁掉了我的艺术！而我也因自己居然能够允许你站在艺术和我自己之间横加干涉，而深深地谴责我自己。其实，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可能理解，你也不可能领会。

我也根本不指望你能够理解，你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你的餐桌和你的小情绪上，你的全部激情不过是些庸俗的享乐，甚至比庸俗还要不堪，仅仅是些低级的享乐。这些就是你的天性所需，或者仅仅为了一时欢娱所需。我早就应该禁止你来我家或者进入我的工作室，除非有邀请，绝不放你进来。现在，我完完全全地谴责自己的软弱，这一切都是由我的软弱造成的。哪怕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和我的艺术呆在一起，都胜过和你一起厮混一整天。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东西和艺术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软弱能使他的想象力瘫痪，那么软弱不亚于犯罪。

我还要谴责我自己居然允许你挥霍到让我彻底破产、名誉扫地。我记得 1892 年 10 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和我的母亲坐在布莱克奈尔一个黄叶林里聊天。那时我对你的本性还一无所知，尽管在牛津的时候，我们从周六到周一都呆在一起，而你也来克劳默和我一起打了十天的高尔夫球。当话题转向你的时候，你的母亲谈到你的性格，她说你有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是你的虚荣，另一个，用她的话说就是“对金钱有着完全错误的看法”。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笑得有多厉害。那时的我怎么能知道你的第一个缺点将会把我送进监狱，而第二个缺点把我弄得完全破产。我当时以为虚荣心只不过是男孩子胸前佩戴的一枝雅致花朵，而至于挥霍钱财，也只不过就是挥霍钱财而已，节俭审慎的美德原也不符合我的本性。但是，不等我们的友谊再多发展一个月，我就开始明白你母亲的真正含义：你所要求的是一种完全不计后果的奢侈生活，你对金钱的需求无休无止，你要求我负担你寻欢作乐的一切花费，不管有没有我在场，这些行为时常让我陷入经济困境。随着你越来越强烈地控制我的生活，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你那种单调的趣味，因为你只会把钱花在吃吃喝喝之类的事情上。餐桌时不时地被美酒和

玫瑰装点一下，当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但是你却完全败坏了这种情趣。你不知羞耻地索取，理所当然地接受。慢慢地，你甚至觉得你有权利要求我负担你的一切生活费用，以及为你甚至还没有习惯的奢侈行为买单。这样一来，你的胃口越来越大，变得欲壑难填，以致到最后你在阿尔及尔赌场输了钱，干脆在第二天早上发个电报给我，让我从伦敦寄钱过去偿还你的赌债，之后你就再也不会提起这件事。

我现在告诉你，从 1892 年秋天到我被捕期间，我为你花掉的钱超过 5000 英镑，这还不算我欠的债，这样你该明白你要求的是种什么生活了吧？你觉得很夸张是不是？我们在伦敦的时候，一天就要花 12 到 20 英镑：午餐、正餐、便饭、娱乐、马车以及其他。这样一周下来自然就要花 80 到 130 英镑。光我们在戈灵的三个月就花掉了 1340 英镑（包括房租），我就是这样和我的破产案负责人一项一项回忆我的支出的。太可怕了！“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思想”不可能为当时的你所理解，但是那种奢侈的生活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最为美妙的晚餐是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小餐厅吃的，那顿饭花费的先令数，和与你在一起吃饭花费的英镑数差不多。那次晚餐，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美好的一次谈话，谈论的思想、主题、表述方式、氛围，一切这些美妙的东西，都来自于一顿价值 3 法郎半的便饭。而回想起我们一起吃过的、那些昂贵的晚餐，除了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给我留下印象了。

我一次次纵容你的贪欲，最终也害了你，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这让你更加索求无度，对我越来越粗鲁蛮横。越来越多的时候，请你吃饭既得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荣幸。你不知感恩——我不是要你对我说谢谢，这种客套用语只会让朋友生疏，我只想在你吃饭的时候，感受一点亲密优雅的情谊，和你进行“愉快的谈话”，就像希腊人说的

那样，所有这些绅士的谦恭能够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可爱，就像音乐能够用美妙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填充冷漠生硬的空间一样。也许你会觉得可笑，像我这样的一个囚犯还能区别出一种羞耻和另一种羞耻之间的不同么？我老实告诉你，为你一掷千金，让你挥霍我的财产，既害人又害己，为这种庸俗之事破产让我觉得加倍的羞耻！我降生于世，原本为着艺术而来。

然而，我最最要谴责自己的，是我居然允许你将我带至道德堕落的深渊！意志是一个人人格的基础，而我的意志却完完全全屈从于你！说起来很可笑，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长期浸淫在肉体享乐之中，最后精神扭曲，身体颓败，令人望而生厌：你遗传了你父亲的躁狂症，发疯似的写下令人作呕的信件；你又丝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幽怨寡欢，一言不发，有时又突然发狂、怒不可遏。你的所有这些病态，我都在一封信中给你指出过（这封信大概被你随手丢在萨瓦或者其他某个旅馆里，最终都成了我的罪证，被你父亲的律师拿到法庭上展示），就是在这封信里，我苦苦哀求你改掉这些毛病，因为这正是我对你越来越多的要求一味屈从而最终导致人格毁灭的根源。你的这些小性格能毁掉一个人，这就是弱者的暴政，小性格能够毁灭大人物，我曾在一个剧本里将这种暴政称为“唯一历久不衰的暴政”。

人与人之间总有某种“相处方式^①”，可和你在一起，要么完全听命于你，要么就完全不理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我对你的屈从注定不能避免，因为在你的身上寄托太多不该寄托的深爱，因为对你顽劣天性的过分怜爱，因为我众所周知的好脾气和血液里的凯尔特

① 原文为法语 *moyen de vivre*，相处模式。

人的懒散气质，因为艺术家对恶言争吵的天生反感，因为当时的我无力承受任何怨恨，也因为我不愿为一点小事给生活带来任何苦涩和不快，那时的我还在专注于别的事情，因此我以为你的胡闹不过是一时兴起，无伤大雅。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原因，使我一直放纵你的脾气。自然而然地，你的胃口越来越大，你对我的控制也越来越蛮横无理，久而久之，连你那些最卑鄙的想法、最低级的趣味和最庸俗的感情都成了支配别人生活的法律，甚至要求别人为之无偿地作出牺牲。只要大闹一番就能得逞，自然，你无所不用其极，撒泼耍赖，我敢说你这这样做几乎是无意识的。到最后，你连自己着急忙慌的后果都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在攫取完我的才华、意志力和财富之后，你的贪欲还在盲目膨胀，居然想要完全占有我的生活。最后，你也得逞了。就在我整个人生最关键也最悲剧的那个时期，在我开始可悲地采取荒唐行动之前，你和你的父亲对我左右夹击：他在我的俱乐部留下一张恶毒的卡片，而你也用同样恶毒的语言给我写信。我让你带我一起去警察局申请可笑的拘捕令去逮捕你父亲的那天早上，我收到的那封信，是你所有信中最恶毒一封，而且你写信的理由也极其无耻。夹在你们父子之间，我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判断力遁逃无影，脑子里只有恐惧。老实说，在你们的夹攻之下，我无路可逃，就像一头被拉向屠宰场的牛。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心理素质，我原来以为在小事上迁就你无所谓，一旦遇到大事，我的意志力自然能够主宰自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到临头，我的意志却垮掉了。生活中其实没有小事大事之分，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对于个人的意志力来说都有同样的分量。那种处处迁就你的不良习惯，尽管一开始是由于自己对琐事漠不关心而养成的，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真实性格的一部分。我对此毫无知觉，但是这种习惯却变成一种永恒的、致命的性格，

成为我人格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佩特^①会以“失败始于坏习惯形成之时”这句精妙的话作为他的散文集第一版的结语。当佩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些牛津的书呆子们还以为这句话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那篇乏味的《伦理学》中一句话的巧妙改写而已，但这句话里却隐含着一条既神奇又可怕的真理。我曾允许你榨取我的人格力量，养成这种处处迁就的习惯，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失败，而且是彻底的毁灭。你在道德上给我带来的毁灭更甚于对我艺术天赋的糟蹋。

拘捕令一旦批准，你就理所当然地指挥一切。那时，我本应留在伦敦听取律师的忠告，冷静地思考一下我让自己陷入的这个可怕圈套——你父亲直到现在还说这是门上拴了棍子等我进去。然而你却硬要我带你去蒙特卡罗^②！蒙特卡罗，这个世界上最可耻的地方，你去了那里之后，赌得昏天黑地，只要赌场不关门，你就不会罢手。至于我，我对赌博丝毫提不起兴趣，只好在赌场外面等你。你只顾赌钱，却不愿意花哪怕五分钟的时间和我讨论一下你们父子俩把我陷入的尴尬境地。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替你付住宿费、还赌债。只要一和你提起我面临的严峻处境，你就不耐烦，这件事情还没有别人给你推荐的新牌子的香槟更能引起你的兴趣。

我们一回到伦敦，那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就劝我到国外暂避，不要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官司。你却说他们用心险恶，只有胆小鬼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你逼我留下来厚着脸皮应付，如果需要，就编些荒唐的谎话作伪证。结果自然是我进了监狱，你父亲却恍然成为时代英雄，何止是英雄，你的家族简直都与诸神平起平坐了。仿佛历史上那种哥

① 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② 蒙特卡罗在摩纳哥公国，濒临地中海，世界著名赌城。